

空之境界^中

KARA NO KYOUKAI

〔日〕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空之境界 中

KARA NO KYOUKAI

〔日〕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之境界. 中 / (日) 奈须蘑菇著; 郑翠婷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771-6

I. ①空… II. ①奈…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2962 号

KARA NO KYOUKAI

© KINOKO NASU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责任编辑: 秦 静

特约策划: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图字 09-2015-415 号

空之境界 中

[日] 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

201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71-6/I.4601 定价: 35.00 元

4/ 伽蓝之洞

境界式

5/ 矛盾螺旋 ENJOH TOMOE

解说 菊地秀行

……is nothing id.nothing cosmos

Kinoko Nasu

空之境界 中

KARA NO KYOUKAI

〔日〕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4/ 伽蓝之洞

境界式

5/ 矛盾螺旋 ENJOH TOMOE

解说 菊地秀行

……is nothing id.nothing cosmos

Kinoko Nasu



4

伽蓝之洞



garannodou

—— and she said.

如果接受一切，
就不会受伤。
无论是与我不合的、
我讨厌的、
我无法认同的，
如果毫不抗拒地选择接受，
就不会受伤。

如果抗拒一切，
就只会受伤。
无论是与我合拍的、
我喜欢的、
我能够认同的，
如果毫不接受地选择抗拒，
就只会受伤。

两颗心是伽蓝洞，
唯有肯定与否定两个极端。
两者之间，空无一物。
两者之间，只有我。

/ 伽蓝之洞

“你听说了吗？三楼单人病房那个患者的事。”

“当然啰，这种大消息昨天早就传遍了。连脑外科那位平常不苟言笑的芦家医师都感到讶异，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真不敢相信，那名患者居然苏醒了。”

“不不，我指的不是这件事。不过的确和那个女孩有关，那之后还有新的发展。你知道她从昏睡中醒来后做了什么吗？听完可别吓到，她居然想弄瞎自己的眼睛。”

“搞什么，这是真的吗？”

“嗯。虽然医院里下了封口令，不过我是从陪芦家医师看诊的护士那边听来的，不会有错。听说她趁着医师没注意，以掌心从眼皮上压迫眼球，真恐怖。”

“等等，那女孩不是昏睡了两年吗？照理说身体应该会不听使唤才对。”

“话是没错，但她家不是很有钱吗？自从她住院以来一直由我们细心复健，关节没有僵硬的问题。不过复健行为毕竟不是由她本人进行的，因此身体还无法顺利活动。幸亏如此，她弄瞎双眼的企图才没有成功。”

“就算没成功也够厉害了。我们以前有学过吧，卧床照护虽然轻松，但身体却很容易变得衰弱。如果足足睡上两年，人体大多数的机能应该都不管用了。”

“所以医生才会一时大意啊。对了，那种眼白出血的症状叫

什么？”

“球结膜下出血。”

“对对对，这种症状一般而言会自然痊愈，那女孩却把眼球压迫到差点造成青光眼的程度，现在看不见东西。据说她本人要求缠上绷带把双眼遮住。”

“喔，也就是说，那位患者自从醒来之后连一次都没见过阳光吗？从黑暗再到黑暗，听起来不太正常呢。”

“岂止有点而已。那女孩还有别的问题，好像得了什么失语症？无法与别人正常交谈，医生还找了认识的语言治疗师来看诊。谁叫我们医院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荒耶医师上个月辞职了嘛。”

不过——这样一来，那位患者目前应该是谢绝访客了吧？”

“好像是。在她的精神状态恢复稳定之前，就连父母的会面时间也很短。”

“是吗，这么一来那男孩还真可怜。”

“什么男孩？”

“你不知道吗？自从那位患者送到我们医院之后，有个男孩每周六都会前来探病。他的年纪或许不适合再称作男孩了，真想让他见见她。”

“啊，你说忠狗小弟吗？他还有来啊，这份真情时下很少见了。”

“对呀。这两年来，只有他一直守候着那位患者。我总觉得——她从昏睡中苏醒的奇迹，有几分之一是那男孩的功劳……在这边工作都已经几年了，还说得这么梦幻的话，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啦。”



那里无比漆黑，底部一片昏暗。

发现自己周围只有黑暗后，我接受了自己死去的事实。

我漂浮在无光无声的海洋中，一具名叫两仪式的人偶浑身赤裸、毫无遮掩地逐渐沉没。

黑暗没有尽头。不，或许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坠落，因为此处空无一物。不是没有光，是连黑暗也没有。由于空无一物，我什么都看不到，连坠落的意义也不成立。

连“无”这个词汇，恐怕也不可能形容。

即使是形容也毫无意义的“空”^①之中，只有我的躯体逐渐下沉。赤裸的我带着令人忍不住想别开目光的刺眼色彩，这里“存在”的一切全都蕴含强烈的毒素。

“——这就是死亡。”

连这声呢喃，都像是梦一样。

我仅仅观测着类似时间的事物。

虽然“空”甚至没有时间，我却观测得到。

如流动般自然、如腐败般难看，我仅仅数着时间。

空无一物。

^①原文及台湾版译文中此处是“ ”，引号内没有任何文字，用于虚空无尽的传神体现，但出于出版文字规范，编者决定以“空”字暂代，望读者理解。

我一直注视着远方，但什么也看不见。

我一直等待着什么，但什么也看不见。

十分安稳，十分满足。

不。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这里仅仅“存在”即已完美。

这里是死亡。

一个唯有死人才能抵达的世界，活人无法观测的世界。

然而，却只有我还活着——

我快发狂了。

两年以来，我在这里接触死亡的观念。

其过程并非观测，反倒近乎一场激战。



清晨来临，医院内渐渐嘈杂起来。

走廊上护士的脚步声与患者们起床后活动的声响交叠在一起，和深夜的寂静相比，早晨的忙碌散发出祭典般的热闹气氛。

对于刚刚清醒的我来说，太热闹了。幸好我住的是个人病房，虽然外头吵吵嚷嚷的，在这个箱子内依然安静又平和。

不久之后，医生前来看诊。

“身体感觉怎么样，两仪小姐？”

“我也……不太清楚。”

听到我不带感情的回答，医生困惑地陷入沉默。

“……是吗。不过，你看来比昨晚冷静多了。听这些话对你而言或许很难受，但我得谈谈你目前的状况。万一有感到不快之处，请尽管告诉我。”

我对早就知晓的事不感兴趣，用沉默作为答复，他好像误以为我同意了。

“我简单说明一下。今天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你——两仪式小姐在两年前的三月五日深夜遭遇车祸，被送至本院。你在行人穿越道上遭汽车冲撞，还记得吗？”

“……”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那些事。

我能够从记忆抽屉里取出的最后影像，只有呆立在雨中的同学身影。我不记得自己为何会碰上车祸。

“喔，即使想不起来也不必感到不安。你似乎在即将被撞上之前发觉来车，往后跳了一步。多亏如此，身体方面的伤势并不严重。”

可是你的头部反而受到剧烈撞击，送达本院时已呈现昏睡状态。你之所以想不起来，多半是长达两年的昏睡使意识暂时陷入混乱，昨晚诊察时也没发现脑波有异状。你的记忆日后应该会逐渐恢复，但我不敢打包票。毕竟，过去从未出现过昏睡中苏醒的案例。”

即使他说我已昏迷了两年，我也没什么真实感。对于沉睡的两仪式来说，这段空白几近于无。

对两仪式此人而言，昨天想必还是两年前的那个雨夜吧。

不过，对如今的我来说却非如此。

在如今的我眼中，昨天正等于“无”。

“此外，你两眼的伤势也不严重，压迫造成的伤害在眼球障碍中算是较轻微的，幸好昨天在你身边没有什么利器。绷带很快即可拆下，只要再忍耐一星期，你就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了。”

医生的台词透着责备之意。我企图戳烂自己双眼的行为，给他添了麻烦吧。昨天他也追问我为何要这么做，但我没有回答。

“从今天起，请你上午和下午分别做复健，与家人的会面时间先限定在一天一小时比较适当。等身心恢复均衡后，你就能立刻出院。这段期间虽然难熬，请多加油。”

他不出意料之外的台词令人扫兴。

我连开口讽刺都嫌累，试着挪动自己的右手……身体的每一部位仿佛都不属于我似的。不仅移动起来很花时间，关节与肌肉也传来撕裂般的疼痛。既然长达两年没活动过，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状况。

“今早的诊察就到此为止。看来两仪小姐已恢复冷静，我就不派护士看守了。若有什么需要请按枕边的叫人铃，隔壁房间有护士待命。就算只是些琐事也无妨，请尽管通知。”

医生说得很委婉。

如果眼睛看得见，我大概正看着他应付的笑容。

医生离开前似乎想起什么，补上最后一句话。

“对了，从明天起会有位心理治疗师过来，是与两仪小姐年龄相近的女性，请跟她轻松地谈谈吧。对现在的你来说，交谈是恢复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们离开后，病房里又剩我一个人。

带着一双自行闭上的眼眸，我躺在病床上朦胧不定地存在着。

“我的名字——”

我张开干涩的嘴唇说道。

“两仪——式。”

可是，那个人不在此处。两年的虚无杀死了我。

两仪式的生活回忆全都历历在目，但这又代表什么？对于死过一次又复生的我来说，这些记忆有何意义？

两年的空白，完全切断了昔日的我与现今的我之间的连结。

我毋庸置疑地是两仪式，除了式以外什么都不是——却无法亲身感受到从前的记忆属于我。

在复苏后的我眼中，两仪式这个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段段影像。我并不认为那电影里的角色是我。

“简直像映在底片上的幽灵一样。”

我咬住下唇。

我不明白我自己，甚至连是否真的身为两仪式都模糊不清。

我仿佛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体内空荡荡的像座洞窟，连空气也如风一般穿透而过。

虽然不知理由何在，我的胸口仿佛真的开了个大洞。这让人十分不安——十分寂寞。胸中欠缺的那块拼图是心脏，轻飘飘的我无法忍受空隙的存在。

我太过空洞，找不到生存的理由。

“这是——怎么回事？式。”

我试着说出口，结果并未发生什么。

不可思议的是——这股令人忍不住抓挠胸膛的不安与焦躁，没让我感到痛苦或悲伤。

不安、痛苦确实存在，但这些感情终究属于过去的两仪式。

我没有任何感触，也对长达两年的死亡中复苏一事不感兴趣。

仅仅漂浮不定地存在着，对于自己活着的事实极度缺乏真实感。